

明書



新平知

知

PDG

列傳九

雜傳一

史官論曰嗚呼主臣遇合之際豈非天哉方劉基釋元侍從居西湖時真主尚在埃中也基指異雲爲金陵天子氣十年後當輔之此與留侯識天授第五決聖主者尤漢漢幾先矣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既曰覩之豈不從之哉故王者受命干城腹心颺發景集或取之四塞或資之敵國韓鯨不產豐沛馬耿不必南陽也况明太

明書卷一百四十三

祖得國之正度越前古諸臣從之順天應人亦不失春秋之義與夫裴矩忠唐孟類背宋者不可同年而論吾於諸人何嘗乎雖然昔平元捷至詔羣臣嘗仕元者不許賀且建余闕李輔祠贈諡福壽每歲遣官致祭而壽子陳翼以州倅報太僕卿及坐胡黨特宥之於履聲索索之老臣則醜之以文天祥而終竄以死其風示固深遠矣因仿歐陽修五代史立雜傳而宋曾仕元者特紀於斯以元官之小大爲序卽無事跡可考亦存其名使覽者有以感焉

陳遇秦從龍

附葉兒周良卿傳

陳遇字中行建康人父辛之元淮南鹽課提舉遇資稟純

粹識度超遠博通經史尤精先天之學元末爲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温州路學教授兵亂歸建康扁其室曰靜誠人因號曰靜誠先生每夙興焚香叩天願蚤生聖人救世太祖渡江御史秦元之薦其品行才識以書聘之曰子因胡元失馭海宇瓜分豪傑興兵共爭疆域干戈四起黎庶流亡天命歸子提兵東渡遂取壑城歷思自古英雄創業誠難獨理轅門雖有將士帷幄惜無軍師恆虛側席以求賢庶定太平而開國此聞先生世居江左學貫三史六經博覽兵書百技才兼文武超越等倫賢哲天生實我良輔崇儒重道今古皆然湯文曾徵伊呂先生猶聘孔明子不取

明書卷一百四十三

二

以前代明王自期先生當以伊呂孔明奮起儼以生民爲念須弘恤患之心應天順人敷陳遠略非欲奮爪牙以翳武其實資文德以安民助成大業列爵胙土以報功德子孫傳襲與國終始豈不倖與與其發光斂迹以全已何如濟時行道以成仁拱俟車塵起展素蘊丙申四月八日書馳入見與語大悅稱先生而不名籌謀帷幄益見親信屢幸其第甲辰上卽吳王位賜冠帶授供奉司丞不受戊申卽皇帝位遇疏陳治道以復中國先生禮教爲首務授翰林學士不受賜肩輿選衛士十人贊其出入洪武庚戌春奉命往兩浙廉察民隱還朝密有所陳賜白金綵段除中

書左丞復辭辛亥召對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賞賚有加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又辭時西城進黑馬一甚奇召入觀引漢故事以諫上大悅賜大銀一錠除太常少卿又辭上不許沈吟良久從之戊午復除禮部尚書固辭上嘉歎連稱君子且曰士之有志節者功名不足以介意其卿之謂乎朕不强卿以成卿之名也自是每燕聞輒召問古今得失嘗值暑賜歸時功臣多有過譴力為救解每從寬釋上嘗諭曰先生有子著來帶刀隨侍朕當重用對曰臣三子皆幼俟其讀書成立以圖報效上悅賜封衣兼金當是時寵遇之隆雖公侯卿大夫無與比者甲子秋

明書卷一百四十三

三

病作太醫省視尋卒年七十二上震悼不已諭祭賜葬鍾山祖塋之次上所賜詩文翰墨甚多所著述嘗燬於火故所存無幾子欽誠俱蚤卒弟恭字中復嘗隨遇侍太祖出鄉貢士至工部尚書

秦從龍字元之洛陽人仕元累官和林行省左丞改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避居鎮江丙申明兵下金陵遣大將軍達下鎮江太祖謂達曰其地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當詢訪致吾欲見之意達物色得之時從龍有從孫承為達部軍因遣還報上喜甚命朱文正朱文忠以金綺聘之遂與陳偕來上親至龍江迎入時上寓王綽帟宮因邀同

處朝夕訪以時政從龍盡言無隱既而上卽元故御史臺為府居從龍西門外用為南臺侍御史不受事無大小悉與諮謀密書漆板問答左右皆不知上稱先生而不名每歲日上與太子皆有贈遺或親至其家與之燕飲禮遇甚厚乙巳從子澤死告還鎮江上出郊握手送之是年十二月卒年七十餘上聞驚悼未幾督兵至鎮江親臨哭之命有司厚恤其家同時有葉兌字良仲甯海人以經濟自負尤精天文地理卜筮之學以布衣獻太平策一綱三目中時務上奇其言欲留用之力辭賜金幣還里又建康周貞卿素有德行上入城以禮延請詢政事就曰三老上咸敬

明書卷一百四十三

四

重之

史官曰傳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冥鴻超舉刷羽雲霄弋人其何慕乎而遇從龍皆以終身不受官得保首領於霆擊之下吁異矣論者謂其逃死非真辭爵似過矣夫以故元遺老果能逃死而不屑新組廟諸公卿之列此其辭然於志審時之大者哉然史稱每佐密議不知北伐之謀曾與否此時為遇與從龍者亦回首燕雲遠望金臺之淚否耶

朱升傳

朱升字允升歙人幼師陳樸問難多所發明樸深器

之至正癸未偕趙訪從黃楚望講道明年歸作經書旁注是秋登鄉試丁內艱後四年戊子省授池州學正田歲入

富於他學官吏蠶食既至會計出入盡去宿弊以身立教

士皆興起秩滿南歸斬黃之兵已至徵矣避兵奔竄往往

閉戶著述不輟越五年丁酉大明兵下徵被旨召見上問

之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上嘉其機遂參密議尋辭

歸吳元年丁未徵拜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上親製

誥詞有曰眷我同宗之老實爲耆哲之英於開國諸公好

得其實無何與學士張樞爲直學士特免朝謁優禮之七

月領樂舞生入見設雅樂閱視上親擊石磬命升識五音

明書卷一百四十三

五

誤以宮音爲徵音上不悖賴熊鼎解之得止洪武元年二

月上御東閣顧謂升曰近觀周禮有所謂六夢者朕賞感

異夢厥兆維何對曰人之精魄上通於天此陛下受命之

兆也軒轅夢遊華胥天下大治帝王之興自有天命蓋振

古如茲矣三月與修女誠面諭升修齊之本遂受命纂輯

二年三月復命撰齋戒文是月請老歸石門居梅花初月

樓上親灑宸翰以賜庚戌卒年七十二學者稱爲楓林先

生著有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孝經四書小學旁注及書

傳補輯諸書傳解行於世子同爲禮部侍郎

史官曰朱升名審音而失於宮徵其解夢多諛辭所研討

者何在第其於六經之旨多所發明誠一代儒宗也以曾仕元故抑之雖然一苜蓿青氈亦可以想矣

劉三吾傳

劉三吾字如孫字行初名崑茶陵人初避兵廣西授靖

江教諭遷儒學副提舉明兵下廣西歸於陳洪武十七年

通政使茹瑺薦爲徵至老矣應對詳慎上喜除左贊善歷陞

翰林學士三吾博學通經史文章典麗既入翰林備顧問

每預密議懿文太子卒上意在燕王召問三吾對曰皇孫

年富世適之子子役孫承適統禮也卽立燕王置泰晉二

王何地土領之卽日立建文皇帝爲皇太孫十八年三月

明書卷一百四十三

六

上命三吾與編古帝王祭祀災祥感應可爲鑒戒者爲存

心錄既又命編漢以來災異之應臣下者爲書曰省躬錄

云二十三年授晉世子經坐怠慢爲吏部侍郎侯庸劾降

國子博士未幾復學士二十六年以增望勉爲戶部尙書

坐罪乞免官未幾又復學士上服表箋多諛詞纖巧命三

吾及右贊善王俊華撰定頒天下丁丑主會試事被黜落

者所訟命覆試三吾囑以卷之最陋者進呈上覽之他接

得其情大怒遂謫戍邊尋死於法三吾爲人慷慨坦蕪不

設城府自號坦翁

史官曰元良主器適嗣承祧誠千古不易之經非一時權

宜之計愛惜不得而移庸哲不得而亂英雄之主每多惑焉而三吾神鑒炳煥風裁山立一言而太孫正位舊史稱其當大節而不奪有由然矣雖衡文不厭羣望何至竄戮此君臣相保之所以見美於宋祖也噫

宋訥傳

宋訥字仲敏滑縣人父崇祿字壽卿元行臺侍御史追封魏郡公贈參知政事諡忠肅訥承家教矩矱自檢性持重齒冑館師友切磋學問該博元至正癸卯進士令鹽山兵亂歸家居洪武二年中書省徵儒士十八人纂修禮樂訥與焉事竣不仕歸五年過元故宮作詩傷之十三年授國

明書卷一百四十三

七

子助教橫經發難舉部廓蒙學者歸向十五年應制同諸儒撰敕文十六通援筆立就上大稱歎拜學士時建太學上幸學舍爲太學碑文賞賚上每觀書或論用人必與擬議皆稱旨改文淵閣大學士時年逾七十矣上親製誥詞引尙父興周八百爲比蓋自宋濂詹同等而後惟訥時被召對既感知遇日有補拾甚見親信嘗寒附火燎脇至膚乃覺上製文警訥曰脇者協也豈爾居內不能協人主至然耶訥惶恐謝明年代吳願爲祭酒嚴繩準推恩養身言並教寢食學廂不家宿一時士皆適用上猶慮功臣子弟有不服者以曹公兼領監事由是貴冑肅然一日訥病遣中

使諭卿稟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已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差以其有神也又言宋祭酒骨格必壽命畫工圖像上問昨公服坐堂上何以有怒色對一生獻茶路而碎其甌念臣不才失於敬教中心自訟不意爲陛下所知上喜慰出畫像示之以老召其子進士望仁主簿麟侍養十八年久雨求直言獻安邊策曰今海內既康蠻夷奉貢惟沙漠遠人未遵聲教若置之不治則恐歲久必致爲患邊圉若欲窮追遠擊又恐六師往還萬里餽運艱難士馬疲勞陛下欲爲萬世之計要不過謹備禦之策耳備邊固在乎兵食足食又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當法

明書卷一百四十三

八

漢本始年中匈奴帥十餘萬騎南向欲爲寇漢將趙充國乃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分屯九郡而充國統制其間則當時籌畫區分概可想見我朝諸將中勇知謀略豈無如充國者陛下宜選數人隨其遠近高下立法分田所領衛兵以充國兵數斟酌損益率五百里屯一將布列沿邊遠近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又何必勞師萬里求倖倖之功以取無用之地哉上嘉納之令邊軍皆屯田著爲令乙丑戊辰兩科上親策士魁選恆在太學得士居天下三之二及任亨泰廷對第一召訥褒

賞命誤進士題名記立於監門學錄全文徵畏其嚴與同
官田子貞等誣訥罪嗾吏部尙書余煥移文令致仕訥陞
辭上驚問知故皆坐誅圖形暴罪致日學較教育天下英
材之所師者模範根本官於學者君命也自祭酒而下分
所學之優劣辨職級之等差要當起居常道語出入儀文
微等不知育才之所模範之渾君命之重等差優劣之分
交通吏部廣祿爲姦誣祭酒訥受職餽死生員剋落師生
廩膳夫其所教生徒或大家公侯子弟父母兄長欲其成
才幣帛鞍馬錢物酒徵厚禮於師此貲父兄也彰師之教
爲儒者榮孰云賊也生員有疾存問飲食親教之師當告

明書卷一百四十三

九

知典舊疾甚告有司藥餌之不存問飲食藥餌或有傷生
親教師當坐祭酒提綱而已今以卑誣尊飾非蔽聽禍人
不淺仍慰訥復任二十二年命讓帝王廟及廣惠祠碑文
明年正月有疾尙醫來治二月朔疾甚其子及屬官懇請
歸家厲聲曰是何風雲氣少男女情多况在丁社兩祭齋
戒中耶三日丁酉祭畢昇歸抵暮卒不一及家事年八十
上悼惜自製文遣官致祭又遣行人祭於家爲治墳塋故
事文臣四品無給喪費者給自訥始又官其次子鄉邑訓
導復祖爲司業
宋太學生有連舉大魁者上曰此
宋祭酒訓迪之功
太學生守官稱職者多出其門上每舉

爲教國子者法三十年以張顯韓克忠習祭酒司業事上
因思訥坐奉天門諭太學生曰宋訥作祭酒學規嚴肅秀
才循蹈規年向學適用朝廷以故得人訥善終朕以禮葬
祭近年老秀才爲祭酒懷異心不肯教誨廢訥學規年少
秀才則違犯學規投匿名文誹謗長自便如是者首賞銀
百兩犯者俊選俊產正德中益文恪訥家西南三里卽鄉
子堤父崇祿構亭曰西隱訥更築白雲茅屋所著詩文二
十卷號西隱集

明書卷一百四十三

十

史官曰嚴師道尊古誌之矣宋訥嚴氣正性型範克端以
故敷教有方曲成者眾太祖崇文重道經意太學數臨視
而規模閎壯邁古辟雖宋訥既正舉北有成教而安邊一
策尤微實用豈特腐頭巾徒自白雲茅屋老者哉及後屢
有高第輒歎曰宋訥之功以勸後祭酒其不以故元鹽山
令視等老臣素太祖可謂能用其所長哉第不知於講席
上以節義訓諸生作何語

劉基傳

劉基字伯溫浙青田人曾祖濠爲翰林掌書每陰雨積雪
登高卽望其聚突無煙者賑之宋亡林融爲宋舉義元使
籌錄融株連蓋其理濠盛治牛酒延使者其家醉之祛篋
私記策率二百人而自火其室使者欲攜篋走尋之不得

漢祥驚第以所記二百人上曰此虛條也眾並得免祖廷
槐父燭有智計通經術為遂昌教諭基少穎脫讀書七行
俱下年十四通春秋徧及五經工文章凡天官陰符家言
無不精析其奧講性理於鄭復初聞濂洛心法元末舉進
士揭曼碩深愛重之曰子魏玄成流也而英特過之濟時
器也在燕市得天文書一冊閱之翌日即背誦如流其人
驚以歸之笑曰書在腹中矣授高安丞進賢有老人鄧祥
甫者善天文一見驚曰公聰明絕世器質宏深當為一代
偉人盡出秘書相授在官摧抑豪貴人多怨之嘗反新昌
故獄檢官以罪去嘆謀中傷行中書省移基入幕府避之

明書卷一百四十三

十一

與其長抗議不合投劾去尋補浙江儒學副提舉充考試
官上言御史失職數事授臺拜歸乃與魯道元宇文公諒
日縱酒游西湖一日有異雲起西北二人以為慶雲將賦
詩基大言曰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英主出其下我
當輔之眾駭散獨門人沈與原共飲沈醉乃別西蜀趙天
澤尤奇之以為諸葛孔明之流天下方有事幸自愛勿落
小盜手方國珍反海上省憲辟為元帥府都事築慶元諸
城適之時左丞相帖里帖木兒議撫基持不可曰國珍首亂
赦之無以懲後左丞相稱善進行省都事聞之朝而國珍使
人浮海至京賄用事者許國珍官聽其降坐基擅持威福

奪職焉館紹興并罷左丞相欲自殺門人持之而免乃放
浪紹興諸山水游必有記多為詩歌自適而國珍遂不可
制山盜蜂起行省復以都事辟治兵且無且討寇悉平而
是時石抹宜孫為樞密院判負義韓基與之相特之軍聲
甚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郎中上方功經略使李鳳谷右
方氏僅以故儒學貢建總管府判奪其兵權即棄官歸集
鄉黨自保眾避國珍者多依以居著郁離子十八篇其醜
物託類皆悲生民之塗炭歎國法之弁髦應幾藏器以遇
真主其辭甚多其意一也郁者文也離者明也各或說以
句踐事業基笑曰生平惡國珍士誠輩所為今乃效尤可

明書卷一百四十三

十一

乎天命行有屬其姑待之時太祖已下金華定括蒼基置
酒延客指乾象示曰此豈人力也耶會上使孫炎來聘乃
語其眾弟陸日善保境勿為方氏鏡遂與宋濂章益葉瑛
問道走金陵既見上陳時務十八事言明公周天下之
亂熾起草昧聞尺上一民無所焉藉名號其光明行事甚
順應此王師也我有兩敵陳友諒居西張士誠居東友諒
包饒信跨荆襄幾天下半而士誠僅有邊海地南不過會
稽北不過淮陽首鼠竄伏陰欲背元陽則附之此守虜耳
無能為也友諒劫君而脅其天下皆幾位乖則不驩民疲
則不傳故漢易取也夫攫獸先猛擒賊先強今日之計莫

若先伐漢地廣大得漢天下之形成矣上大悅稱先生而不名陳友諒傾國入寇陷太平將犯龍江上欲禦之而眾恒擾甚有請決一戰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者至有勸納款者基獨張目視不言上召入問之基曰請賜臣劍先斬議降及奔者臣乃言上曰事急矣言而後賜基曰友諒恃太平之勝盛氣東下我師續膺勢已不敵然明公初有建康國國之始勝則王敗則賊奈何使諸將人人持所見夫驕易敗也創易懲也敗驕在彼創懲在我臣聞天道後舉者勝王師得人爲本明公若傾府庫以興士怒聞至誠以固人心興王業在此一舉且臣聞者望氣徵蓍我

明書卷一百四十三

三

旺決可取也上曰善於是賜基劍令諸將盡拜基爲軍師有不服者斬之諸將悚然誘與戰覆其眾時盡上雖定江東稱吳國公猶奉小明王座於中書省基怒罵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爲不拜大陳天命所在乃止議伐陳友諒力贊曰金星在前火星在後往必克此天意也遂進攻安慶拔其水寨請乘風直搗江州從之友諒倉卒戰敗遁去焉勝攻南康上使基授方略書片紙付日夜半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卽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旻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銜枚蹶其後擊之可盡擒勝啓讀之初亦莫信已而具如所言始以爲神遂破

賊取其城洪都守將胡廷瑞使其子約降要質請無分軍上有難色公從後特所坐胡牀上悟許之洪都遂爲明守友諒不敢越江直下矣前是基以母喪告歸上因留不得行至是復伸前請特許而以禮官館伴賻祭餼等歸至衢苗軍叛殺守將衛人詢詢其將夏穀憂之迎基入眾卽帖伏爲移書諸屬邑俾固守已邵平章兵至悉誅諸叛將方治葬國珍舉辭以幣來唁基白之上使受而答之因騰書宣上威德方氏遂入貢獻上於軍國有所謀輒馳使以書來叩署名稱老先生基事專條答皆懸中機宜從辟召還道建德張士誠來寇李文忠時爲帥奮欲出戰止之曰三

明書卷一百四十三

高

日後必走走而尾擊可盡擒也三日基登城望日賊走矣眾見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莫敢發復趣之至其所則空壁留者皆老弱追薄之東陽悉獲其眾還京會友諒復攻洪都上率師逆擊遇彭蠡湖方大戰基疾呼揮手曰難星過急更舟邊易舟返顧前舟已礮碎矣相持未快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剋勝陳氏遂平乙巳置太史監秩正三品基領之上戊辰大統歷日中有黑子奏東南當失一大將已而參軍胡深伐陳友定敗後上方欲刑人基入見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傳故欲應之基曰頭上血眾也傳以土得眾且得土也應在三日上爲停囚待之果

杭州及海甯降上悅悉付基繼歸熒惑守心羣下皆端端
以上且有誅僂密言宜下書罪已以回天意明日上見羣
臣自引咎罪乃安大旱上特命基諗帶獄甫決而雨隨注
時基最爲上信鸞言無不聽中書參政張景故元臣有二
心使人上書頌上功德請及時娛樂明得意上出示基基
實責曰是欲爲趙高也景色動懷忿乃使其腹心齋翼嚴
伺基陰事未發景先坐事誅司天告災翼嚴遂飛章論基
專擅顧所行皆取密旨或有請報可者上怒詰問知出張
景斬之上卽大位擢御史中丞仍領太史令諸大典制賞
冊拜皆基與左丞相李善長學士宋濂計定時處州七縣

明書卷一百四十三

五

糧稅比宋制當加五升上獨令青田止五合爲額曰令鄉
里子孫世世頌劉伯溫也或言有殺運三十年基慨然曰
使我任其責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時李丞相貴
盛基獨與抗善長不能平而適以事見譴憲使浚說因彈
之基爲上言李勛舊且能輯和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
乃爲之地耶基頓首曰計大體安得及私上乃解累欲加
封謝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固辭上每稱曰伯溫吾
子房也當因卜相問楊憲何如公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相
才無相器夫宰相者任理爲衡而不以己與乃稱憲自用
且不學未見其可問汪廣洋曰此禍淺殆甚於憲問胡惟

庸曰此債孽破犖犖也上曰吾固難之吾之相無過先生
基曰爲巨室者棟必大輕易棟而得小者甯無爲室愛臣
非不自知第臣疾惡大甚又不耐繁劇恐辜陛下恩其後
憲以佑寵廣洋以輕惟庸以不遜皆坐罪一如所言上巡
汴梁基與善長居守請於上謂宋元以寬縱失國且今刑
亂用重必使紀綱肅而後惠政可施計之遂督營宮省糾
舉姦惡小者捕治大者啓皇太子施行中書省都事李彬
貪縱事廢善長以彬省僚且素暱請於基求緩不聽獄具
馳奏報可卽斬之善長大恨俟上歸訴基方盛夏祈雨僂
人壇境之下非所以奉承天意上持其章不下而會基以

明書卷一百四十三

六

妻喪告歸得免尋手書召還曰前太史令御史中丞基世
居括蒼懷先聖道天下初亂聞朕親將全華旋師建業卽
別里閭捐邱壘應聘而起相從羣雄未定之秋居則匡輔
治道動則仰觀天象發縱指示無往不克曩者政皖城拔
九江撫饒郡降洪都取武昌定處城內變爾多輔焉彭蠡
戰礮聲激裂若雷臨首軍士大呼鬼神號怒自旦至暮
是凡四爾時在舟同我患難今秋告歸久而未至朕心
缺然今天下一家爾富疾來同盟勳冊言非僞造實出朕
誠爾遂命駕良慰朕心既至賚賜甚厚是時上方幸鳳陽
建爲中都銳出塞滅王保保基謂中都曼衍非天子居王

保保雄竭不可輕忽進兼弘文館學士二年大封功臣先已贈祖父皆承嘉郡公至是封開國輔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上議軍誠意伯祿二百四十石四年正月告歸八月手書開曰近西蜀悉平稱名者盡俘我之疆宇不少前王且元以寬失天下朕今收平非猛不可然小人但喜寬恣謗焉國家煽惑是非卒莫能治即今天象疊見天鳴已八載日中黑子又見三年今秋天鳴震動日中黑子或二或三或一日更有之更不知災禍自何年月日至卿深知麻數休咎討論封來卿年高靜處萬山中必有真樂使者往回勿資以物茶飯發回基悉條對而焚其草又奏謂霜雪

明書卷一百四十三

七

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上是之宜付史官遺其子璉上平蜀及甘露頌上優詔以答時胡惟庸以右丞相攝左事憚基每思中傷基亦自料兩人不並立深藏以待凡天象及時務所宜必馳書以聞臥括之間有隙地曰諫洋南抵閩界曰三魁為據盜藪元末應方兵為亂基奏以其地立巡檢司控扼之姦民謂地屬溫州乃民業非隙地遂合逃軍廣三逆命處州猶猾持郡邑事不以時間基使璉上書奏之先白中書省惟庸挾舊事益怒及宿猾逮至基使訴基欲購諱洋地為墓不得則創立司之說以窘其人致激變當坐罪上不問復請逮其子璉又

不問基懼馳入朝請罪留京師待膏土曰基有功不汝害也六年以文廟不陪祭受胙奪俸一月惟庸既益橫基私憂曰吾安敢希言驗即驗如國家何邑邑得疾惟庸陽為修好八年正月朔挾醫來視疾飲藥覺有物積胸中如拳久之浸劇上遣使問之知不能起三月給驛舟護歸御製文賜之略曰君子絕交惡言不出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爾基括蒼之士少有英名謁朕陳情用征四方天下一統加以顯爵垂名後世敦賜歸老以盡天年何圖蠱生致使不安國有八議奪祿存名卿趨朝不辨釋疑親君可謂不潔其名者與惡言不出者與卿今年適居京數載老病日侵

明書卷一百四十三

八

朕甚念之可還鄉終天年稱朕優老之意四月念六日卒年六十五先以生平所習天文秘書封授璉曰璉上之母令後人習也又為一書勸上以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寬猛若循環然毋持一端諸要害地宜宿重兵與京師形勢相聯絡授其次子璉曰惟庸方在事上之何益是不久必敗敗則上思我其時可密囑也基剛毅有大節慷慨敢言遇天下事果擊勇壯不復返顧受上特加東西征討掃平中原一切皆參密謀上或召入宮中或親至基所屏人語移時乃去自徐達而外人莫得聞上天威嚴重羣臣進對每戰倡失容惟基抗言直議不以利害禍福有所轉移與

人交開心見誠遇所不可義形於色家居日飲酒奕棋未嘗自炫尚儉好讀書多行陰德所著自邵離子十卷外有覆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七卷翠眉公集五卷皆峻潔嚴勁爲時宗工初胡惟庸致毒上聞而未嘗嘗問汪廣洋對以不知上怒貶逐十三年惟庸誅於是深思基言召見二子慰諭之璉既蚤卒二十三年命子薦復故封誠意伯諱詞謂其父子俱沒於姦邪紊政之時其節不移故授前爵加歲祿五百石世襲二十五年卒子法劬而璉奏基遺疏拜開門使遷谷王右長史燕兵起谷王開金川門降璉獨不叛法亦停襲承樂二年法與璉子緡進太祖書詔宣德

明書卷一百四十三

九

三年授額刑部照磨卒法子拒拒子曇曇子祿景泰三年命錄基後守臣言璉七世孫祿幼不堪授官璉四世孫文謙可詔用祿七年授世襲翰林五經博士天順二年敕建祠於青田成化十八年敕取基像祿子憲未嗣官卒弘治十三年給事中吳士偉言基子孫宜世爵憲子璉得爲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九年賜諱曰劉基學爲帝師才稱王佐孔明之任登聞人言敬典之謀不負所學占事考祥明有徵驗運籌畫計動中機宜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愷辭金蹈海之風成功不居從辟穀封留之請可謂明哲允矣清貞贈爾爲太師諡文成嘉靖十八年刑

部郎中李璣言皇上明聖斥姚廣孝太廟侑享臣鄉人劉基宜侑享高廟世其封爵如徐達上是璣言下廷議皆言太祖收攬賢豪創造基業一時佐命功臣並軌宣翼而帷幄奇謀中原大計每每屬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封發孔明之喻基亡之後孫薦言嗣太祖嘗召論再三鐵券丹書誓言世祿薦嗣爵未幾旋卽削世祿圭裳於末裔存殲帶於空言或謂後胤孤貧弗克荷負或謂長陵紹統遠至疏嫌雖一尋塗泥傳聞多謬而載書盟府積效具存昔者武王興滅天下歸心成季無後爲善何勸基宜侑享太廟其九世孫指揮使璣宜嗣伯爵伏惟聖明裁定制曰可乃

明書卷一百四十三

三

入祀太廟廡中列六王之下尋以爵序璣嗣誠意伯食祿七百石與世券二十年璣卒于世延嗣年少氣銳振武營之變擁諸大臣至小教場呼噪眾皆悍無人色不能出一語世延反覆諭以國威騎顏脂罵曰汝等反反卽殺我大軍至盡殺汝等眾稍稍懼乃散而聽命由是自負藐諸公卿喋喋上封事見格忿而恣橫革管事益縱其下侵奪民田有詔勒回原籍鴛不肯行曰我有鐵券捶死一人納一可免誰難我者論者蜂起偶驢自如顧炤消家益重不能支矣萬曆丙午下南京刑部獄死于孔昭嗣史官曰世以劉基多帷幄哭又善天官家言相率爲瑰怪

之說傳之往往過實故不錄其天官家言誠巧合命中矣
卒上之中秘世無知者然必有神秘者焉大約基之為人
磊落慷慨不愛其奇畢忠竭智謀謀軍國誠英偉不羣者
矣古稱豪傑勇智士不相用則角也夫角何以全基數仕
元不用罷歸以歸太祖是元遺太祖以基不使角而使用
也嗚呼奇哉或謂其類張巨其籌策縱橫殊無遜美至出
處大節明哲保身方之遠矣然百餘年而人主思之三推
德而復故封隆俸享抑何篤厚也功足當之云爾

明書卷一百四十三終

明書卷一百四十三

主

明書卷一百四十四

靈壽傳維陵集

列傳九

雜傳二

宋謙傳

宋謙字景謙號潛溪先金華人後遷浦江父文昭一名朝
字文憲性樂易好禮法有隱德子二長壽義烏教諭次即
謙母陳氏妊七月而生六歲授李翰蒙求一日而盡九歲
能詩歌號神童稍長里人張繼之抽架上雜書以爪逐行
按而試之按畢輒誦受業於聞人夢吉得春秋三傳之旨

明書卷一百四十四

兼通五經時吳淵頴萊方內儒宗金華胡翰出其門致書
招曰舉子業不足潤謙易來同學古文詞乎欣然從之未
幾悉得其闕奧吳辭去輒代講席鄉先生柳貫黃潛深禮
重之歎曰吾鄉得景謙斯文不乏矣蕭田陳旅稱其文沈
鬱簡嚴能兼二公之所長歐陽玄則曰非才具眾美識邁
汗古安能與於斯遂以文名擅天下至正己丑以布衣薦
爲元翰林國史編修會世亂自輟閣遁入小龍門山著書
二十四篇曰龍門子疑道記又著孝經所說周禮集注諸
書劉基稱其主聖經奴百氏遊戲佛老譬猶飯粱肉而兼
茹茶飲茗彌稱其大庚子太祖徵入見問世亂奈何對曰

願明公不嗜殺人上悅語必稱先生除江南儒學提舉授世子經王寅召講春秋左氏傳濂曰春秋孔子褒善貶惡之書邇而行之賞罰適中天下可定歸省甲辰改起居注上諭黃石公三略且口釋之濂曰尙書典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留意上曰知之但三略乃用兵攻取時務所先耳又明年以疾還家賜金帛太子贈有加上箋謝書奉太子勅以孝友恭敬進修德業上覽大喜召太子令日誦其書一過賜書褒答洪武二年徵總修元史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甘露降召賜坐上執金杓煉湯於鼎投露手厄而賜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故與卿

明書卷一百四十四

共之因問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其天於其人休符不於其祥於其仁時大都督文正得罪濂婉言請全親親之誼從之上嘗言古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朕孜孜政理國治民安心神恬逸卽神仙也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求賢才天下有不治乎尋失朝參左官三年遷國子司業復坐議孔廟禮稽緩謫安遠知縣未幾召爲禮部主事陞太子贊善大夫上問帝王宜讀何書濂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上立取覽悅之令大書揭兩廡壁已上坐西廡大臣侍坐指衍義中司馬遷論黃老事令講講畢復進曰人主能義理養性則邪

說不能侵興學教民則禍亂不能作刑罰非所先也上曰朕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濂頓首曰皇上慎終始如天下幸甚陞侍講學士兼資善大夫令集應代奏臣事爲辨姦錄分賜太子諸王侍上觀稷上問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對以載籍未立不專誦讀而尙躬行又命序祖訓纂大明日厯七年日厯成凡一百卷序進稱上度越前王者六一曰挺生南服統一華彝二曰憫民塗炭始取之羣雄之手得國之正三曰治政詰戎羣仰成舜四曰敬天勤民五曰后妃不預政外戚循理閹寺給掃除家法之嚴六曰大帥佩印率兵征伐凱旋上羣歸士畢身還第

明書卷一百四十四

兵政有統復與詹同等韓皇明寶訓上之其他禮樂律厯之制勅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上並使濂編摩斟酌既侍上久有問陳說直諒不務文飾上喜欲相之對曰臣無他長徒以文墨議論待罪禁林一旦任事不效將負陛下頻首力辭上愈厚之每燕見坐賜茶詢舊章講治道甚條析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又問其否者對曰善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卽有之臣不知也命爲詩文必寓忠告性深密不洩禁中語有奏輒焚藁嘗大書溫樹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指二字不對上嘗彊之飲辭賦楚詞一章命侍臣各賦醉學士歌曰後世知朕君臣同樂也九年除翰林學

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上曰朕起布衣爲天子卿自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傳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徵孫慎爲序班仲子璵中書舍人復以年老親步行令太子選賜良馬又爲良馬歌賜之許致仕贈父爲尙書祖德政太常少卿諡詞上皆躬撰復留之時有上萬言疏者上怒其迂衍羣臣有阿意者曰此不敬罪當誅諫曰彼應詔而來本效忠無他上復覽疏中頗有足采者召罵阿意者曰若等激吾怒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學士幾不誤罪言者因曰古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若濫事朕十九年口無毀言身無飾行寵辱不驚始終無異抑可謂賢矣十年歸

明書卷一百四十

四

賜希綺太子贈衣三襲上曰朕最慎實嘉卿忠誠貫金石故以賜卿卿今年幾何對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謙頓首謝辭行請歲一朝上曰江險宜循河行數慎侍至家遣慎表謝曰生世而逢真主仕宦而歸故鄉二者臣兼焉上召問慎而翁去此而誰從撫兒孫乎閔生財也涉田園乎慎叩對陛下所問臣大父事皆有之上曰雖然尙有他慎對無他第時時聽訪國政儻知一二雖在鄉尙翼實封補陛下萬一上悅賜公歸休之詩是年九月入朝上延問之屢矣至大喜賜敕褒諭命禮部致酒米穀果日進見從遊覽或便殿侍食至暮始退上歎曰純

臣哉爾謙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日本使奉敕求文獻百金御之上問故對曰天朝近臣受小綈金非所崇國體上喜歲盡辭還既行數日上語璵曰朕曠昔之夜夢爾父談笑如曩時璵曰非陛下垂念臣父切至何以形諸夢寐明年再至賜資慰勞彌厚歸居青蘿山閉門纂述人不見其面嘗曰古人爲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蔽也尤篤於倫品與人交和易任真內誠外恕一見信服汲引後學如恐不及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或勸爲子孫計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遺之也視近甚明夜然燈於几臥絺帷中閱蠅頭小書一

明書卷一百四十

五

泰上能作十餘字皆可辨性疏曠賓客不至累日不整冠幘悠然自樂十三年庚申冬孫慎坐法論死濫罪且不測高皇后及太子力救得釋安置茂州十四年辛酉五月行至夔宿野寺有老衲與語多解悟謙曰吾聞內典善惡必以類報吾平生所爲自以無愧何至於是衲曰先生於勝國嘗爲官乎曰編修衲默然是夜自經卒年七十三妻賈先一年卒門人方孝孺曰太史公論道上前授經太子未嘗不言仁義天下既定上方稽古制治凡郊廟山川祠祀律歷禮樂彝裔貢貢諸禮文大政皆太史公裁定太子寬大仁明天下歸心愛戴太史公之功居多海外諸國朝貢

按國門至必問太史公安否其爲人取重如此蘧墓初在
蘧永樂十一年孫恪以蜀獻王命遷葬華陽置祀田弘治
中四川巡撫邢表賈俊屢以蘧爲言令有司於葬所春秋
致祭正德八年謚文憲二子長瓚先卒瓚子三人慎愷愼
皆無後次瓚上書稱爲國朝義獻子三人擇愷愷恪居華
陽擇字子彝奉母諱居思紹父學勤苦特甚蜀獻王時賜
粟帛由是得專其學建文皇帝召擇還以爲翰林特書擇
書與劉彥銘朱思平皆名建文間而蘧門人有聲者同郡
樓璉浦江鄭楷云

史官曰有謂明之學始於蘧蓋猶考亭之傳也考亭一再

明書卷一百四十四

六

傳爲何王金許濂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而別錄謂濂一
生多流於禪以其聰明博洽能根極理性其所成就必有
過人舍周鼎而問康瓠大爲濂惜然亦不必深辯獨是文
章議論施於朝廷達於夷夏真超拔羣倫者矣聞老衲一
言而悟卒死於禪卽不嗜殺人之諸王道也而極乎禪哉

何眞傳

何眞字邦佐東人少英偉好讀書擊劍仕元管句河源
務嗣使嶺表騷動棄官歸邑民王成陳仲玉搆亂舉義兵
討之擒仲玉成築砦自守進圍之募人能縛成者鈔十千
未幾成奴縛成以出眞釋之奴求賞如數與之使人具湯

鐵烹奴獨轉輪車數人推之又使數人鳴鉦督奴噬火奴
一號羣應之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於是人服其實
罰有章以爲光武待子密不過是也行省上其功元賞資
之惠州人王仲剛與叛將黃常據惠州食暴民不堪命眾
慕眞議迎以守惠又上其功遷惠陽路同知尋進廣東都
元帥癸卯邵宗迂陷廣州守將何傑死之眞聞率眾復其
城擢廣東參政進江西行省左丞弟迪以功擢宣慰使尋
合江西福建爲一省改拜行省左丞仍治廣州乙巳宗迂
復來圍廣眞力禦絕糧出避城陷明年復克之宗迂退走
又明年遷右丞有陳符瑞勸爲慰化計者建而戮之示於

明書卷一百四十四

七

元無二心洪武元年廖永忠率師取廣東先遣人以書諭
降眞遣都事劉朝佐諭款降救哀諭以資融李勣爲此入
朝授江西行省參政蒞官有威德尤好儒術三年遷山東
參政四年命遷廣東收集舊將士回京復任九年致仕十
四年命眞及子貴同往雲南規畫糧餉候大軍征進及還
陞山西右布政十六年致仕是年復往廣東收集土豪三
萬餘人明年再往收集未至軍校十八年遷浙江十九年
來朝調湖廣左布政二十年復致仕八月上念其功曰吾
始有天下命將四征雖有降附不見義旗則尙負固來歸
之誠無過何眞封眞東莞伯祿一千五百石二十一年卒

年六十七真貌豐偉美鬚髯吐音如鐘少時有相者謂曰
公才兼文武霸王之器惜生南方微帶火色位不過封侯
既貴其塚上時有紫氣歸國夙夜寅畏惟謹太祖推心弗
疑故能以功名終于榮字輝先讀書有文名洪武二十一
年襲封後以藍黨褫爵迤反南海捕得伏誅貴字奉先常
侍皇太子爲兵馬指揮有學行士夫所推重官至指揮僉
事宏字彥先官至尙寶司丞

史官曰何真武略不下陳友定然其務威德飾以儒術友
定不及也而友定烈烈存元於海濱之邦其初不從陳符
瑞之言似其烈烈昆仲友定矣至望風輪款論者謂其識

時知命號稱俊傑未免夢魂之間慚愧友定耳悲夫

朱守仁傳

朱守仁字元夫徐州人幼有大志嗜古讀書落落自豪視
輩行岸然罕所推接元末兵起江淮鼎沸應州辟累獻奇
謀破羣盜應官至樞密院同知守舒城甲辰明兵攻廬州
守仁舉城來降徐達送至京師陸見太祖嘉其樸茂授中
書斷事乙巳以袁州初附命知郡事值郡治新設瘡痍未
瘳守仁視身廉潔撫循有方又表裏恢廓無畦畛民多德
之洪武二年徵拜工部侍郎越二年代安然爲本部尙書
尋改北平參政以餽餉不繼謫蒼梧知縣九年進知容州

明書卷一百四十四

八

改高唐州頗有善政十年驟陞四川布政使時全蜀甫定
姦伏微欲易炳守仁威令簡嚴銅詰吏懲頑民郡邑從化
以惠利顯疾致仕十五年雲南平改威楚開南等路宣撫
司爲楚雄府上念漢楚雜處非得老成持重者不足以鎮
特起知府事至則招集流移授以田土量民貧富均賦徭
役無偏累又肇建學校隨才曲成有強梗不馴者懲以漢
法歷九載境內大治計續來朝闕郡保留不獲垂涕而送
之二十三年廷見會監牧日蕃上留心馬政特拜太僕寺
卿首奏准都督府等衙門各立草場俱於江北湯泉潯州
諸處牧馬所轄十四監九十八羣克舉職孳息日盛屢荷

明書卷一百四十四

九

賞賚有所獻納無不俞受上詔省天下寺觀惟龍泉寺以
守仁奏准留二僧主馬神廟遵守至今二十七年致仕永
樂二年朝京疾卒

史官曰朱守仁威惠兼著循蹟頗多老成練達無堅不破
洵有用材也以元樞密明司空屢躡再起艱難微終同
寺雖歎愿足嘉而顛撲可恥

安然李幹傳

安然祥符人徙居潁州元季爲山東行省左丞守萊州明
兵下山東率眾歸洪武元年授起居注轉給事中尋擢
山東參政心行平撫緩勤勞祿止養身餘以給公用二

年召爲工部尙書奉命於社稷壇北建祭殿又建拜殿以備風雨祭祀八月建議功臣守墓人戶各以本官封爵品級爲差官給費上從其議尋詔功臣歿者不建享堂墳塋葬具皆自備惟戰歿者官給五年調河南參政九月改行省爲布政使司陞浙江布政使十二年陞御史臺右大夫十三年革左右御史大夫改左中丞五月坐事免以雷震奉先殿設四輔官調和陰陽位次公侯都督府召充其任命刑官聽兩造之辭正以五刑奉得旨送四輔官及諫院給事中覆核無疑然後行之著爲令十四年卒年五十八上念來歸之誠親製文遣官祭之

明書卷一百四十四

十

李幹絳州人元翰林編修退居於鄉洪武九年授本州訓導尋遣敕召之曰朕卽位十三年夙夜孜孜思得賢才共安天下何期大臣不職朋比爲姦離四兇之罪已誅而求賢之意未稱今御史薦爾博學洽聞特遣齋符臨召有司禮送至京副朕虛懷至授四輔官尋調蘇州知府改國子博士兩聘爲試官後以老致仕

史官曰安然李幹等未有穆穆平格之素爲元官歷羣任殊動譴議間然夫聞而使之調和陰陽備受理之任嗚呼舛矣大臣朋比不職小臣卽有聖哲之懷付之浩歎而已而以安然輩反其行不意太祖聰明絕人乃出於此

詹同傳

詹同字同文原名書婺源人穎靈抱奇氣學士虞集弟榮見而奇之妻以女授易於甘楚材學春秋於劉彭壽至正中舉茂才異等授郴州學正遇亂道梗家黃州仕陳友諒爲學士承旨兼御史甲辰明兵破武昌來歸太祖與講經史占對不窮授中書博士時方集功臣子弟於內府令教之改國子博士易今名尋陞考功郎中歷侍制起居注奉命求遺書攷宗廟時享禮奉命畫古孝行及起字戰伐勦苦爲圖以垂世訓洪武二年陞侍讀學士時或屈辱大臣不以禮中丞劉基疏請存侍大臣之體同因取戴記及賈

明書卷一百四十四

十一

誼書以進上納之陞吏部尙書改學士承旨仍同呂本迭視吏部典樂韶鳳上所製釋奠先師孔子樂章上曰祭貴乎誠若省牲告充告牘及禮之煩文者並宜革之九月何等上言自上起兵渡江以來功業隆重再闢乾坤執古帝王雖有紀載而未成書乞編日歷傳後世上從其請命與侍講學士宋濂爲總裁官濂薦義爲人黃祖可贊編摩上召祖西苑慰問良久復使見皇子賜綺裘革履它日上召同與劉基宋濂燕便閣同被酒還史館賦詩贈祖少遜復宣赴右順門上乘步輦至日卿餘醒未解邪同對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不上亟取觀之笑點頭曰朕卽和同詩